

安子

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中国改革开放
专题片《20年·20人·安子》
重点介绍了安子的这本成名作。
曾获广东省第八届新人新作奖

深圳打工系列

青春驿站

(深圳)安子 著

深圳打工妹写真

海天出版社

策划编辑 宋 城
责任编辑 陈邢准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王 颖

ISBN 7-80654-001-6



9 787806 540015 >

ISBN 7-80654-001-6

1.1 定价: 12.00元

深圳打工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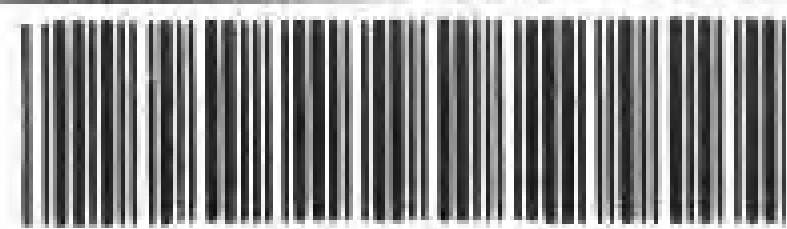
I253.7

A21(2)

深圳打工妹写真

深圳打工妹写真

安子豪



A0770714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安子著. - 2版. -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10(1999.7重印)

(深圳打工系列)

ISBN 7-80654-001-6

I.青… II.安… III.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8364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htph.com>

策划编辑:宋 城 责任编辑:陈邢准

封面设计:张幼农 责任技编:王 颖

海天电子图书开发公司排版制作

深圳市彩帝印刷厂 海天出版社经销

1999年5月第2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8.25

字数:200千 印数:8000册

定价:12.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安子现象”引起全国瞩目

——安子热潮冲击波一浪接一浪

(再版序言)

《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出版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安子现象”引起全国瞩目，安子热潮冲击波一浪接一浪。中央电视台改革开放专题片《20年·20人·安子》称安子为“深圳最著名的打工妹，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安子被列为中国改革开放20年最具代表性的20个历史风云人物之一。

从1991年安子在《深圳特区报》连载《青春驿站》开始，安子始终成为大众传媒和百万、千万打工族聚焦的中心，安子热由深圳向珠江三角洲、上海、青岛、大连等沿海省市，向四川盆地、青藏高原、黄土高坡、黑土地迅速蔓延，甚至港澳台、美国等地报刊也在传播着“深圳有个安子”——

美国纽约世界日报《中国大陆兴起“打工文学”热》：安子的《青春驿站》和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开创了中国大陆“打工文学”的新纪元。

新华社新闻照片全国通稿《打工妹跻身文坛》：25岁的临时工安子，最近出版了长篇系列报告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

『安子现象』引起全国瞩目



真》。几年来，她坚持业余写作，在深圳报刊上发表了诗歌、散文和纪实文学近百篇，共20多万字，被称为深圳文坛“明星级打工妹”，1991年被吸收为深圳作家协会会员。

人民日报《明星打工妹》：出席共青团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深圳代表，26岁的打工妹——安子，1992年出版了长篇系列报告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被称为深圳文坛上的“明星打工妹”。

文艺报《打工一族的真诚朋友》：深圳人杰地灵，各种奇迹也随之应运而生，安子就是一个奇迹。

书刊导报《打工妹作家在深圳》：深圳掀起一股“寻找安子”热。打工一族认定，安子写出他们的喜忧苦乐，安子成了打工妹、打工仔的代言人。

文学报《打工妹写出“打工文学”，〈青春驿站〉走俏书市》：《青春驿站》登陆上海滩，十分热销。

光明日报《“打工文学”异军突起》：《青春驿站》标志着“打工文学”已从以往的“留学生文学”中分离出来，触角直逼社会改革中的经济领域与变动中的社会心态。“安子”热由深圳向内地迅速蔓延。

中国青年报《安子：衣带渐宽终不悔》：写心曲，蘸血泪。梦寻千彩，特区百味。爱恨尽说打工妹，直教人生死痴醉。

中国图片报《打出一个文星星》：《青春驿站》是我国第一部由“打工妹”撰写的记叙国内打工大军的纪录作品，它以细腻的笔调描述深圳“打工妹”众生相和执著追求。

南方周末《深圳文坛打工妹》：安子替打工者这一新型“都市边缘人”树碑立传，其作品成为几多忧伤几许豪情的“打工一族”的心灵档案。

羊城晚报《一个打工妹作家》：安子为打工者们

人在深圳,高楼临风,你会找到飞翔的感觉



塑造了一座无字的丰碑。

少男少女《深圳有个安子》：安子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要做太阳的打工者。

广州青年报《安子的天空——青春无悔》：安子用特有的文字魅力赢得了打工族的偶像地位。

连云港日报《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1992年荔枝节，“安子为您签名售书”成了新的人文景观。安子表现出深圳这块土地上自强不息的打工精神。

文化参考报《青春无悔的证明》：安子的作品充满“原汁原味”特区生活的青春气息。

梅州日报《自尊·自爱·自强》：安子，不但是深圳青年的楷模，打工妹的明星，也是梅州青年的榜样，客家人的骄傲。

深圳特区报《打工文学的一朵报春花》：安子代表打工阶层讲出自己的声音，吐出心中的苦闷与希冀。

深圳商报《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安子以“打工者优秀代表”的身份，登上了《百万星光耀鹏城》大型文艺晚会的舞台。

深圳法制报《安子传奇》：安子的笔触动了打工同胞的每一根神经，道出了他们的苦乐与追求。

深圳风采《青春，没有驿站》：《青春驿站》是一首委婉而深情的诗，是献给流水线旁那些柔弱心灵的歌。

深圳电视台专题片《明天会更好——记安子的成长》：安子之路，是每个打工青年奋发图强、追求卓越的道路。

深圳广播电台定期节目《安子的天空》：我是安子，我们都来特区寻梦，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所有热爱生活、渴望生活的打工兄弟姐妹的天空，透过电波，我愿与你们共同编织这青春的天空。

特区青年周末《安子热一浪接一浪》：“安子的天空”——深

圳打工女作家安子影像展受到了众多观众和打工者的欢迎。

拉萨晚报《深圳喜遇安子》：接触安子和结识安子笔下的多彩女性，你一下子便能感受到对生活真挚的膜拜，对未来跃跃欲试的勇气，以及纵然“山穷水尽”却依然不悔初衷的青春个性。

珠江晚报《拥有自己的天空》：安子自学成才的事迹和安子笔下那一个个真实感人的打工妹的故事，曾激励我走过三年打工路，四载军旅生涯……

侨乡导报《小妹妹走西口》：安子的旗帜下有“寻找安子”的无数打工妹，全国几十家报刊为她们推波助澜，“安子现象”全国瞩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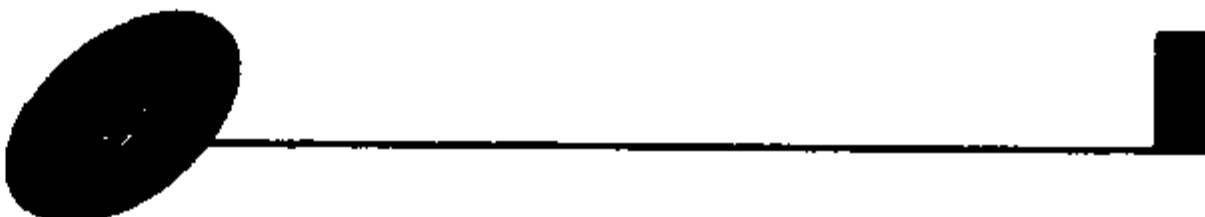
安子其人其文持续多年成为经久不衰的热门话题。《青春驿站》初版刚一上市即告脱销，后重印几次，始终供不应求。

应广大读者的强烈要求，借助安子新著《都市寻梦——安子和她的伙伴们》出版之机，我们决定重新出版《青春驿站》修订版，除保留原书风貌外，还附录了有代表性的《青春驿站》评论文章、介绍安子的文章以及安子小档案。

《青春驿站》里的人物故事有什么新的变化？安子最新力作《打工女郎》正在修订之中，安子的打工精神与打工族的心灵息息相通。让我们与安子一起，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为所有的都市寻梦人祝福！正如安子所说：“深圳是所有都市寻梦人的乐园。梦在苦干中，梦在勇气里，梦在奋斗者的心怀，梦掌握在开拓者手里，梦在真诚的奉献中，梦在爱情的翅膀上。”

一人有一个梦想。走过深圳这座青春驿站，愿你在通向21世纪的路上梦想成真！

海天出版社



青春没有驿站

(初版代序)

李小甘

7年前，梅县扶大乡一个腼腆的村姑，看着在深圳打工的表姐所带回来的红红绿绿的大包小包，对外面的世界生发出无限的倾慕与神往。她也想“换一种活法”。于是，这位17岁的少女来到了比她还年轻的深圳经济特区，开始了她的青春之旅，简朴的行装里包裹着无数的憧憬与梦幻……

她的名字叫安丽娇，也就是现在的安子。

我总觉得，安丽娇与安子，这两个品位殊异，音韵迥然，自然也予人判若两人感觉的生命符号，储录着她人生旅途的信息密码。

安丽娇的名字是姥姥给她取的。山里人，祈盼着自己的小孙女将来美丽而娇柔，嫁个好人家。可“安家有女初长成”，小安并没出落成一个美人胚，家境也非常窘迫，14岁那年，小安初中没毕业便辍学了，作为家中长女，她要帮父母料理那间小饭馆，还要带妹妹与弟弟。炊烟袅袅，热雾腾腾，戴着缀白碎花蓝围裙的小安在氤氲中挥勺忙碌，顽皮的弟弟拽住姐姐的衣裙，嚷着要到门前的小溪去打水漂……这就是当年小安的世界。

小安只身闯深圳，加入“都市寻梦人”的行列后，电子厂里运转不息的流水线迫使她面对严酷的现实。12平方米的小屋挤满了人。思家想妈盼归的煎熬，尤其是下班回到宿舍，发现自己的手指竟然会神经质地抖动，我想比查理·卓别林《摩登时代》中的“机器人”更令人悚然。

多桀的命运从来是人生最好的教科书，毫无诗意的生活更能产生诗人。

一个慵倦而多雨的秋夜，小安翻到了一本《女子文学》，读之思之，她竟也提起笔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她的“写字台”是搁在窗台与床架之间的一块木板。我想，在这张“书桌”上诞生的“打工文学”，没有别的能比它更原汁原味了。小安很幸运，初出道便得到一位编辑的指点与鼓励，随后她到深圳大学半工半读时，又邂逅了当时深大颇有才气的校园诗人，今天市委机关一位青年干部、她的挚交也是她的丈夫——客人。在崎岖而蜿蜒的文学之路上，客人给了她不少的搀扶，在那一年——1989年，安丽娇更名为安子。据说名字是客人改的，或许这是一种宿命，安子将此视作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安子此前谈过“恋爱”。人家给她介绍了一个矮壮敦厚，刚从基建工程兵转业的工人，见面不久，他给她扛来了一箱家乡特产的皮蛋。“恋爱”谈了三个月，皮蛋也吃了三个月，以致后来人家问安子初恋的滋味是什么时，她回答说：“皮蛋的滋味。”

最近一次见到安子，是在一个研讨“打工文学”的座谈会上。她剪一个清爽的齐耳短发，着一袭丝质印花的时款长裙，略显方形的脸上，那双不太大的眼睛里少了几分羞怯，多了几分自信。我注意到了，会议的主持人将安子称为“从事打工文学创作的青年女作家”。这几年，安子已在《女子文学》、《当代诗歌》、《深圳特区报》和《特区文学》等报刊上发表了诗歌、散文和纪实文学近百



篇，共20多万字。当过电子厂插件工、宾馆服务员、印刷工人，现在是某公司经理助理。安子现在简直是个名人，电视台上有介绍她的专辑，深圳广播电台、《深圳商报》、《深圳女报》和《特区企业文化》设有“安子信箱”，在八卦岭工业区，甚至有一个“安子联谊会”，连省里发行量可观的《南方周末》，也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介绍她的长文，套题照片上安子真诚地对视着读者。

安子颇有侠女义肠，当年她在一家公司打工时，好友阿虹受老板凌辱，她将辞职书压在老板的台面上，愤然带着阿虹走了。现在她家中经常是“打工妹”、“打工仔”满座，我偶尔也混迹其中，饕餮安子用家传厨艺烹饪的客家菜。安子家里收留过一些一时彷徨无计的“打工妹”。我见过一个姓王的北京姑娘，蛮有趣蛮有灵气的，她“炒了老板的鱿鱼”（辞职）后，一时又找不到新的工作，便在安子家栖居。还有很多的“打工一族”给她写信、打电话，视她为知心朋友。一位在制衣厂打工的女孩，家里一心让她到深圳“淘金”，可她们厂不景气，每月只有100多元工资，她想回家，家里竟不肯，说人家在深圳打工，票子大把大把地往家里甩，你一定要挺下去。“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她极度愁郁之下想自杀，安子给她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信，重燃起她的人生希望……

安子的经历，是现代农业社会向工业文明演进的大背景下的一个普通“打工妹”的故事，她将无数个这样的小故事连缀、汇集在一起，创作出这部十几万字的长篇系列报告文学《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它是深圳“打工妹”的众生相，是安子众多姐妹的心灵档案，是一首委婉而深情的诗，是献给流水线旁那些柔弱心灵的歌。

写这些文字前，我再次读了即将付梓出版的《青春驿站》，作品中那些“打工妹”又一次从我心野踏过。有过得很苦很苦，却老写信给妈妈说自己过得多好多好的杨燕（《说好一声“再

见”》），有梦见自己在深圳赚了大钱的雪娥（《超越自己》），有从发廊“洗头妹”变成厂长的川妹于凤（《晚霞，在燃烧》），也有逃婚出来且发誓：“一定要在深圳闯出一个天地来，接老爹、老妈出来住”的雁晴（《用泪洗亮旗》）和稀里糊涂地给老板灌醉了酒而失身的苏青（《风吹响一树叶子》）……青春无悔，人生无悔，凄楚中我们能读出悲壮来。

《青春驿站》是篇很女性化的作品，这不仅是它展露的是一个“打工妹”的世界，更重要的是它的情感、氛围、调子，充满了女性的温柔、细腻与梦幻。作品在写“惠安女”康珍初到深圳扛石头后领到第一次工资的情景：“康珍满眼是酸涩的泪，她想放开嗓子大哭一通，因为离家前妈妈说无论受什么苦，眼泪一冲就没了。她刚咧开嘴。冷不丁，发现一轮夕阳静静地停在工地的脚手架上，金黄发亮，康珍打量着夕阳，觉得跟家乡的夕阳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心中莫名其妙地有了安稳温暖的感觉”，这种准确而生动的女性感觉，也只有女性作家才感悟得深。我意想不到的，是《青春驿站》也颇具文学性。或许是为了适应报纸连载的需要，作品结构精致，文字简洁，且常有精彩之笔，如“深圳是一江美丽的湍流，跳入与远离都需要勇气”，富于想象与意蕴；又如“都市的喧嚣与骚动漫过黄昏的边缘，袭扰每一个霓虹灯闪烁的角落”，有隽永的诗情与质感。《青春驿站》还有较强的可读性，每一个故事都具戏剧性，每一个人物都鲜灵凸现。《青春驿站》就在读者眼前，“同阅一卷书，各自领其奥，同作一题文，各自擅其妙”，我就少啰嗦了。

安子和她的客人都属羊，小俩口加起来“洋洋得意”。可这两头小羊还不是沐着懒洋洋的阳光，在文学的草原上悠然嚼草撒欢儿的时候，正如她的《青春驿站》一样，安子尚有很多不足，譬如她的文学视野与基础。两年前，我甚至劝她将钢笔字书法也“改良”



一下，倘以为笔走龙蛇更有大家风范的话，那又另当别论了。

青春没有驿站，只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冲动与追求。安子和她的姐妹们，大胆地往前走吧！

1991 年冬于深圳莲花村“甘草斋”

安子印象

朱德付

深圳有 120 万打工者，作为一代“都市寻梦人”，特区无疑是他们尽展青春风采的最好舞台。打工一族不仅对特区发展作出了奇迹般的贡献，而且孕育了又一崭新的特区文化——“打工文学”。安子便是“打工作家”中的一位佼佼者。

在市区通心岭的一座宿舍里，我初次认识了安子。第一印象觉得她很普通。长相平常，衣着朴素，眉宇间尚保留着几分淡淡的乡土气息，没有我想象中的特区女强人的艳丽和泼辣。

安子是一个正宗特区“打工妹”。7 年前，她年仅 17 岁，初中尚未毕业，便孤身一人从广东的梅县山区出来闯荡深圳。几年来，和成千上万以青春为“通行证”来特区寻梦的人们一样，安子饱尝了特区生活的酸甜苦辣。她被老板“炒”过“鱿鱼”（粤语，解雇之意），也“炒”过老板的“鱿鱼”，走马灯似地干过流水线插件工、宾馆服务员、制版工人、秘书、总经理助理……如今，仍是深圳音像公司的临时工。

她称自己是个“不安分”的“打工妹”，不甘心被现代工业文明的无情流水线挤压成无知无觉的“机器人”。在繁重的打工之



余，她坚持自学，当取得一纸函授文凭后，她又进入深圳大学开办的“星期天大专班”学习。“实现了一个小小的心愿后，我又觉得远远不能满足，读书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大学梦’，而是为了不断充实自己。在深圳，谁不时时充实自己，谁就将被淘汰。”从偏远的乡村来到繁华的都市，安子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

不断地“跳槽”，执著地求知，便是在不断地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当安子意识到几年的打工经历正是自己最大的财富时，她便尝试用手中的笔叩开命运的大门。每晚拖着疲惫的双腿从工厂回到宿舍，她便伏在窗台与床架之间的木板上用拙稚的笔写下自己的苦闷和渴望。“晚上蚊子成群结队地进攻，我的作品简直是被蚊子‘咬’出来的。”回首往事，安子仍是无怨无悔。有志者事竟成，几年来，她陆续在《女子文学》、《当代诗歌》、《特区文学》、《深圳特区报》上发表诗歌、散文和纪实文学 50 多篇。她的作品成为几多忧伤几许豪情的“打工一族”的心灵档案。

和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安子先以诗歌和抒情散文在文坛学步。去年年底，她在《蛇口工人报》上第一次发表了纪实体小说《失踪少女》之后，便开始着力创作以打工妹为主人公的纪实文学，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今年 3 月，她又在《深圳风采》杂志上发表纪实体小说《蛇口打工一族》，以细腻的笔调描述了打工者的复杂心态和执著追求，在特区打工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寻找安子”一时成为特区打工者的热切心声。

“寻找安子”，其实是打工者们寻找失去的自我。“民工潮”和“出国潮”一样，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都有背井离乡之苦和步入人生新旅程的悲壮。如果说“出国潮”带来的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冲击，那么“民工潮”则标志着农业文明接受都市文明的洗礼。告别父辈厮守的原野，走进喧闹繁华的现代都市，打工者们激荡的心灵上空弥漫着历史的风尘。在困惑不安之中他们渴



瞧这一家子……